傅理斯

來自歐洲各地和意大利羅馬羅卡帕鄰近地區的許多人，紛紛出席了傅理斯的殯葬禮，還有無數的人透過互聯網流媒體，見證了這位受人景仰的人物。他在「運動」內擔任舉足輕重的任務。

傅理斯在普世博愛運動的發展上貢獻甚多。盧嘉勒在興辦這「運動」的初期，一直有傅理斯從旁協助，故稱他及左丹尼為「運動」的共同創辦人。目前，盧嘉勒、左丹尼和傅理斯三位都安葬在「運動」總中心的小聖堂內，明顯標誌着三位鼎立在天鄉，繼續支撐着全球「運動」成員努力在盧嘉勒的神恩所發起的合一道路上生活。

1929年，傅理斯生於意大利利沃爾諾(Livorno)。剛14歲的他，滿腔熱誠要服務祖國。一夜間，留下字條離家，結合一群抗衡者，為新意大利而奮鬥。那期間，司鐸聖召在傅理斯心中萌芽。他回家後，進入皮斯托亞(Pistoia)教區修院（當時他一家遷到當地），然後又到羅馬教廷額我略大學攻讀。可是，那種生活並不能滿足他的渴求。

與此同時，傅理斯父親又當上意大利國會議員，與在丹尼為友，及後透過他，認識了盧嘉勒。那幾位特倫托女青年的徹底福意化生活深深打動了傅理斯的父親，他盼望兒子也可以認識她們，從而能找到真正的基督信仰。

於是，傅理斯的父親在皮斯托亞安排了一個聚會，邀請了當地天主的精英參加。盧嘉勒抽身不下，便派她其中一位初期同伴葛芷蘭前去。可惜，葛芷蘭翌日才到達。只有兒子傅理斯在家款待這位客人。傅理斯從沒感興趣要認識這個團體，但基於禮貌，便主動陪同一位參加了前一天聚會的神父接待葛芷蘭。在路上，總是基於禮貌，傅理斯隨便問問葛芷蘭的靈修經驗。他竟然被這些女青年的經驗深深打動，於是，要求認識盧嘉勒。1949年，傅理斯到了特倫托幾天渡聖誕。那次的聚會真的如晴天霹靂那般強烈，他決定加入在羅馬設立的第一個男核心成員中心。他找到了自己男核心成員的聖召，肯定地說：「我不是加入一個比別的修會更美好的團體，而是選擇一種改革基督信仰的公民生活，從而可以革新教會和人類。」

盧嘉勒發現在傅理斯身上有一種另類的印記，於是請他與自己一起分擔責任發展「運動」。

傅理斯選擇在普世博愛運動中心奉獻給天主，從而滿足了他心底對天主的渴求，於是司鐸的聖召在他心中再次浮現。

傅理斯的任務更特殊。由於他對神學有深厚的認識，懂得從神學和教義的角度去理解盧嘉勒所明白的事物，所以他成了「運動」與教會之間關係的合資格對話人，尤其在「運動」誕生後，獲教廷批准前的那段時期。

傅理斯最大的功勞莫過於「豐富了『運動』落實」的那個部份，即是協助盧嘉勒具體實現她心中所獲得的神恩，例如：興建了座落佛羅倫薩盧比亞諾的福音小城；創辦了《新城》出版社和2007年，在盧比亞諾興辦的上智大學學院。

傅理斯親自講述：「（1967年）不久，我感到一生都做錯了，尤其是那些有成就的事，我有份貢獻的，只是我的，不是屬於天主的。」他靈性上的考驗是天主所允許的，要徹底地煉淨偉大的心靈，要完全擺脫不是天主的事物。雖然傅理斯處於靈性生命的考驗時期，又加上健康欠佳，但「運動」大部份的工作都獲得進展。盧嘉勒在傅理斯神父身上看到協同會長的職務，在無數工程上都得以落實。

傅理斯的其中兩部著作《社會性神學》和《與核心成員的談話》都充滿着豐富無比的睿智，也是「運動」其他作者的靈感源頭。

盧嘉勒去世後，傅理斯在全體大會上扮演一個決定性和慎重嚴謹的角色，就是選出繼盧嘉勒後第一位會長。

感謝傅理斯！